

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按照师尊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去做，法就会不断的给我们显现出神迹来。加强着我们的正念，坚定着我们的信心，促使我们更好的完成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今后一定要更加精進，珍惜大法之缘，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珍惜已走过的路，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伟大称号！

谢谢师尊！
谢谢同修！

明慧法会特刊
(四)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一日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att.co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明慧法会 1

 问题出在哪里？ 1

 在恶党机关里反迫害 证实法 11

 在买电脑、学电脑、教电脑中修炼 16

 提醒自己 师尊就在身边 22

 勇猛精進 助师正法 (4、5) 28

 给亲人劝三退必须放下对亲情的执著 36

 展现生命的真正意义 39

明慧法会

特刊 | 第八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四）

问题出在哪里？

——归正自身，继续走正法修炼之路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一泓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法会，上次的法会投稿虽然没被采用，但是在以后的推荐文章里登了出来，与精進的大量救度众生的同修相比，我在修炼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大家都在大法中修炼着自己，在共同救度众生中兑现着生命的使命，这次庄严的法会，给全世界大法弟子提供了比学比修的平台，我知道师父在期盼着，众生在等待着，自己应该向师父交这份答卷。

下面我想说自己最近三年来，在坚持学法和修炼中归正自己，从新开创环境，继续走修炼路的心得体会。

一、跌倒爬起来继续前行

二零零八年恶党奥运前夕，因为一起合作的同修被迫害牵涉到了我担负的资料点，我被恶警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后在家人和同修的营救下回到了家中，那次迫害对我身体损伤很大，回到家不长时间就白发斑斑，而且身体机能出现严重衰退现象。

从表面上看，这次迫害是同修承受不住说出了我，我知道，实际上是自己修炼中长期有问题造成的。在这之前，我已经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处于失眠状态，在修炼路上，我遭遇到了与另外空间邪恶长期对峙的压力，每天晚上，另外空间邪恶都会在我睡眠时攻击我的肉体，每晚都要起身几次正念除恶才能入睡的情形，耗费了我相当的体力。

我很是疲惫，也找不到原因所在，与身边的同修交流，众说纷纭，都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实质原因。与同修们相比，我觉得自己算是修炼勤奋的，学法很多，发正念也很多，却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很困惑，也很想能有个同修代替我做资料，同修们也都在帮忙想办法分担，但是技术上的不成熟和同修家庭环境的困难，使新做资料的同修很是为难，真相供应不上了，同修抱怨我修炼跟不上，耽误救度众生了。

我很是苦恼，苦恼同修们不理解，苦恼自己修炼中遇到的难

我要去的地方都是些沙土地，这里的人叫做“沙窝”。遇到旱天时，路上都是沙土，有些路段由于沙土很深，连车子都骑不动，只能推着走，蹚起的沙土飞扬起来还往身上落。这地方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了，又是仲夏，干旱非常严重，路上的沙土一定不会少的。到了那里，雨也停了。看看脚下的路，简直太妙了：刚才这地方的雨似乎下的大一些，路上的沙土一湿，路面变的硬梆梆的，非常好走，也不用担心沙土飞到身上。慈悲的师尊提前安排正神铺好了道路！

时隔不久，我去另一个地方发资料。快到早晨五点时，听到空中雷声隆隆，越来越近。我就想不要下雨，不能耽误我去救人。不一会雷声就不响了。我五点出发时，空中下着零星的小雨，天阴的非常沉，好象要下大雨似的。我心里只想着什么也不要干扰我救人，就骑着车子往前走。不一会，天上的阴云散去了，露出了太阳。我放心的把资料送到一个个村庄。

过一段时间，我又去一个地方散发资料，夜里不停的下着雨。救人的事，不能因下雨改变。第二天一早，当我出发时，仍下着小雨。我就请师父帮助，别让雨再下了。立竿见影，雨立即就停住了。我去了十来个村庄，顺利的把资料发放完毕。这天从早五点到十点，五个小时没有下雨，十点后又下起了雨，一直下到半夜。白天这珍贵的五个小时，不仅使我顺利的发完资料，而且还让众生有足够的时间捡到资料。这其中体现了师尊和大法对众生的无量慈悲。同时也是对大法弟子的鼓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师尊多么希望我们能够抓紧救人，多多的救人啊。虽然有时看起来阻力很大，只要我们把心摆正，能坚定的信师信法，一切都会为我们开路，救人就会畅通无阻，展现神迹。

师尊在《精進要旨》〈博大〉中讲道：“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

露出几个大字：千条大道任你走。蓝底白字，非常醒目。我意识中知道，牌子上有两行字，上面一行好象被雾遮住了，一个字也看不到。我想，是不是师尊在鼓励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反正觉的自己心情非常好。

后来再次路过那里，见牌子上的两行字是：道路连着你我他，安全关系千万家。我更加确信了那天茫茫晨雾中显现的“千条大道任你走”，是师尊的慈悲点化和鼓励。要我就这样好好修下去，走下去，就会畅通无阻。

六、用心去救人 处处显神迹

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没被救度，尤其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大法弟子不太容易走到的地方，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众生落下。有了时间，我便常去那些地方发放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和神韵光盘。我每次去时，都用正念保持着非常纯正的心态，只是一心救人，其它什么都不想。有时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热情的和自己打招呼，让我看到众生渴望被救度的心情。

今年七月份，海外媒体报道了江鬼脑死亡的消息，明慧网也及时编发了有关真相资料，提供给大法弟子去救人。这期间，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多发资料，多走村庄。

下面是接连三次去偏远地区发资料出现的神迹，让我深刻体会到，在当前，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是最大的，什么都得让路。

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地方发资料，走到半路，本来晴朗的天突然狂风大作，风中夹着雨点，从西南而来，那阵势就是要来一场狂风暴雨。我去发资料救人，怎么遇到这样的天气呢？我知道大法弟子做什么事，师尊都在看着，只要自己心正，师尊就会帮助，什么也干扰不了。人们都在慌慌张张的躲避着风雨，我却骑着车子继续往前走，丝毫不为所动。不一会风停了，大雨虽然没下来，却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眼看我的身上被雨淋湿，就向雨神说：你可以淋湿我的衣服，你不能淋湿真相资料。

题解决不了，我与同修之间出现了间隔。就在这时，邪恶跟踪、绑架了几个同修，很多同修被牵涉了出来，遭到了迫害，我也没能例外，几名同修被非法劳教了，多名同修被劫持到洗脑班。表面上看邪恶真的太猖獗了，但是在邪恶迫害中我也发现，学法好、正念强的同修，有的没被牵涉到，有的当天就凭正念闯了出来，而我，却被邪恶关押迫害了两个月。我认识到，同修们在修炼上有差距，所以结果各不相同，那不是走了多长的路，吃了多少苦，做了多少资料能顶替的了。

可是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面对自己很不乐观的身体状况和眼前的困境，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力不从心，我一九九八年得法开始修炼。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后，算起来这是第三次感觉自己走不动了——每一次自己这种状态时，周围都有同修被迫害，前两次自己都依靠修炼的勤奋闯了过来，但是现在，体力的持续透支已经不是勤奋能解决得了的了。我愁眉不展，不知以后自己还能不能走的下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就这些本事，都使出来了，我现在真的精疲力尽走不动了……我想，自己或许就是这么一块料，已经尽用到头了吧。

晚上在睡梦中，看到师父使劲托着我的脚跟往上送，面前阻挡我的是一张破的稀稀拉拉没有多少力气的网，可疲惫的我却一寸也上不动了。醒来后，师父使劲往上托送我的情形使我难以忘怀，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是师父在往上托自己，与其说我精疲力尽了，不如说我这个不省心的弟子，已经把师父弄的也很疲惫了。

我开始静静的学法。有一天，送女儿去上学的路上，面对眼前的车水马龙，我想起自己几年来，边打工、边维系资料点，还要面对各种纷繁问题的那种艰难，各种困难积攒到最后，现在要想往前走，经济问题成了瓶颈因素。那一刻，我用十足的定力说了句：“再也不能这样了，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深刻体

会到：有份稳定的工作，经济上走上良性循环，是至关修炼效率，是能在正法路上走稳走到最后的保证，也是救度自己身边众生的关键因素。

我原本在金融系统工作，邪党迫害最疯狂的时候，单位配合“六一零”和国保大队经常骚扰迫害我，那时候不懂如何用法去破除这一切，我对单位说：你不就是用工作来要挟我放弃大法吗？我就是打工也要修炼大法！后来，我真的失去了工作，随后也失去了婚姻；从二零零三年起，也真的用打工支撑起了资料点的担子，也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路，最困难时馒头、咸菜都吃不上了。同修们看到我生活困难，平时也给予资助，但是我都一分没动，用在了做资料上。这一点我从没跟同修们提过，基本上困难时都是从父母那里背米背面接受接济的走了过来。但是，多年来经济上对家庭的依赖，已经使父母感到负累，我觉的经济问题非解决不可了。

我坐在父母家的院子里，静静的养身体和精神，跟爸爸商量怎么找份稳定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说哥哥为我找了份工作，是去离家几千里远的边境城市，爸爸问我去还是不去？想起自己眼前已经别无选择，我说先去看看。我在网上留言与当地配合多年的同修告别，同修们都不赞成我去，说大家希望我继续做资料，生活上可以接受大家接济。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告诉同修自己的身体状态已经很差了。

告别父母和年幼的女儿，我坐上开往几千里远的边境城市的火车，想着自己要去一个陌生的、很远的地方，感觉自己好象一位身揣经书、心系修炼的云游的修道人，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又要上路了……

到了新单位后，一切出乎意外的顺利，单位给安排三室一厅的单身宿舍，还配有网线，同事开玩笑说，我的住宿条件跟处级领导是一样的。当我安定下来时，惊讶的发现，在另外空间，当

自己就得无条件的配合。虽然有些事看上去难度很大，我也不会被困难吓住。我知道有师尊在有法在。

但是这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一时的还真感到有些千头万绪。偏偏在这个时候，甲同修被假相干扰了，心态有些不稳，让我早晨再早点走。我觉的为难。因为有时从同修家出来得去远地方办事，需要在他家附近等车。如果早了要等一个多小时，这样对我们都不利。为了不给他增加压力，又没法对他说清。我一时感到左右为难，心里也不太舒服。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师父让我们善意的理解别人，自己就应该站在同修的角度上看问题，为别人着想。从另一方面讲，对同修应该尽量的体谅和包容。在甲同修这里要做的事情也快结束了，最后的时候不能给他造成压力。我决定再早走，不坐车了，直接骑车子走。

当晚我就做了个梦：我想上楼，在楼外一圈一圈的转，却找不到楼梯。后来到楼内一看，原来楼梯就在里面，我一下就上去了。醒来后我更加明白是自己该提高了，只有向内找，才能升华上来啊。

第二天早晨，四点多，天还很黑，我就离开了同修家，骑车到某地去见其他同修。已是入冬的天气，由于身上穿的单薄，又这么早出来，风一吹，感到有些寒冷。一想，这冷能算什么，我还能怕冷吗？我应该利用各种环境提高上来，不能总让师父为自己额外的操劳。这样一想，身上也不觉冷了，心中反而升腾出一种快乐。我在心里想着师尊的法，无条件的同化法，法就往我的生命中输送着新的血液。虽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自己修炼路上的前景却是光明的。我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感到非常幸福。

我骑着车子大约走了二十里路，天才见亮。这时却突然起了大雾，能见度很低。我在雾中大约又走了二十里路，才接近要去的地方，抬头往前望去，只见霭霭晨雾中，路旁的一个警示牌上

知道师尊时刻都在自己身边，千般万般的呵护，并时刻用大法指导着我，使我一步步的走好走正。

有多少个夜晚，当自己独自走在大街上，望着浩瀚的宇宙、深邃的天空，也曾生出几多感想：一个立志于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今天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法徒，为救众生，有勇气冲破重重困难，解体一切邪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闯出自己的路，撑起一片天，为师尊正法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阻力。

在这场迫害中，为了安全问题，很多事情需要保密，需要修口。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就不太理解。我经常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要求别人理解自己，只要自己一心为法负责，走好走正，一直走到底，才问心无愧。师尊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讲道：“不需要任何人证实你，也不需要表现给任何人看，你对得起你的良心的时候师父就会看的见。”

这些年来，在各种困难面前，我一次次的在心中对自己说：自己要是做不好，就会对不起师父。而无论我们付出多少，经历了什么样的困苦，师父可从来都不会亏我们。

五、师尊的鼓励

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在甲同修家配合做一些事情，因为同修家的环境非常好，也想让他把环境利用起来做些大法的工作，走出自己的路。甲同修有些顾虑。为了安全我就尽量的晚来早走。天黑了过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走。我深知要为同修负责，维护好同修家的环境，不能因自己给同修带来麻烦。

这段时间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做，有两个同修准备建资料点，我得帮着买设备，还要解决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有个技术同修遭绑架了，他所负责的那一块我得去操心，我还准备着整理当地邪恶的材料，揭露它们。还有个地方，我得经常去给他们送东西……同修的事当然也都是自己的事，只要同修做的事符合法，

地的众生身着他们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的在欢庆我的到来……呀，原来众生知道大法弟子来了！

二、学法修心归正自身

在新单位安定下来了，工作和生活上的清静，使我能静心大量学法、发正念和阅读每日明慧文章，仔细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偏离法很长时间了，每周忙着做资料，使自己难得有这么集中的时间深入的同化法，对修炼的认识，很多还停留在个人修炼的认识状态，并不符合正法法理的要求；做了大量的揭露恶党的真相，其中却掺杂了仇恨、争斗和厌恶心。

渐渐的我也发现，以前长期干扰自己的那种与另外空间邪恶对峙的状态消失了，失眠消失了，我终于有个安稳觉睡了，身心可以静息一下了。我的健康和体力在回升，我想：可能这是自己现在法学的好了带来的变化吧。

但是有一天，同事们在办公室聚餐喊我去。大家边吃饭边看电视，我没法逃避，就跟着看了会，但是就在那天晚上，睡梦中的我又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攻击，以前那种与邪恶对峙的状态又回来了。我明白了：原来造成我被邪恶长期肆无忌惮的侵害肉体、让我长期失眠的原因，竟来自常人媒体中的邪恶！我起身立掌，清理自己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来自常人电视中的一切败坏生命与物质。瞬时，一股气流经过鼻子、从身体内抽出，一段时间才抽干净，而且过程中还夹带着“吱吱”的叫声。我感触万千，想起师父在《转法轮》“清净心”里讲的：“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炼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裸体画就搁那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原来师父早就讲了，可我现在才认知到。

没想到造成我长期失眠的干扰来源于此！从这个问题入手，我开始全面的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嗜

读而且爱好广泛，在常人看来是广泛好学的优点，却在修炼中成了招惹邪恶因素的莫大障碍。

我渐渐看清了人间的理真的是反过来的。有次，哥哥给我报考了中级职称考试。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经济领域的书籍也已经很脏了，原本以为这些专业只跟数字打交道，应该比较干净，可是学习的过程中，也在往身体内灌输黑乎乎的脏东西。我放弃了学习。哥哥是大学教师，很严肃的跟我说：“虽然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学，但是我觉的那些职称并不完全代表利益，那是人信誉的象征。你什么职称都没有，谁能认知你的能力呢？难道修佛就要什么都放弃吗？”我跟哥哥说：“佛家修炼是要求越来越纯净的，纯净的目地是为了更纯正的对众生负责，那些常人中的书真的太脏了，我发现无一例外，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释迦佛要弟子到庙里修炼，整天只念经书了，他没有能力大面积解决弟子被常人社会污染的问题，但是大法能解决。我的职称不是不能考，要学的话就得耗费相当的精力，每天用修炼去清洗来自学科中的脏东西，这也会给我的师父救度众生增加额外的难度。咱家曾经以书香门第自荣，但是我现在觉得，那还真不完全是好事！”哥哥听后默默的说：“原来师父不读大学是有原因的……”呵呵，哥哥叫师父了！

我真正体会到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其实更难，师父在最近的《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的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的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去看任何常人中的影片和书籍，有时候出门偶然抬头看到或者听到，就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回到家后再集中清理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招惹的败坏因素。

常人中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可玩的、可执着的了，生命中除了修炼和救度众生已经没有别的了，有时候想想也会感到很寂寞。往往别人家都在欢天喜地过节时，自己却在学法、做真相或

时间，邪恶总想找我，同修们也都知道它们把我视为所谓的重点（我当然不会承认），我凡去哪个同修家都非常谨慎，考虑到同修的修炼环境，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或造成压力。从另一方面讲，多数都是女同修，我就更不愿住在同修家。

这次我住在这位女同修家，她的年龄几乎和我母亲差不多，这使我心里也稍微轻松一些。没想到，这位老年同修事后竟对另一位同修说：“你那天咋没把他（指我）弄走，让他住我这里？！”我当时听了这话，心中不由得一阵酸痛。她怎么可以这么说？明明是她让我住下的……。转念又一想，不能抱怨同修，是自己没考虑周全，不该住在她家。师尊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我怎么不替别人着想呢？我在心中暗自叹息，怨自己没做好，没有时刻牢记师尊的教诲。我没有因为这件事对老年同修产生怨气，后来和她碰面，心里象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感觉自己的容量在扩大。

这以后，每次来县城，我就再也不住同修家了。每当办完事情，我就去那家便宜的旅社住宿。几乎每次去旅社住宿时，天都很晚了，有时是深夜。我从同修家出来，沿着大街往旅社走。我也不愿打的，因为打的费用甚至比我的住宿费还要高。有时到达旅社要走好几里地，远的时候要走十来里路。看看时间晚了，我就跑步前进。几年来，我来来去去的，县城里几乎没有一个同修知道我的行踪。一方面为了安全，一方面也不想增加同修的负担。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这样一步步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却很少感到过苦。

有一天晚上，夜太深了，我去那家旅社住宿时，旅社已关门了。我敲了一会门，老板也没出来。这地方旅社不多，有那么两三家，也许都关门了，我不愿再打扰人家，就想着：找棵树下将就一夜吧。于是漫不经心的往城外走去，走着走着，见一家旅社大门外站着个人，我一问，是旅社的老板，象专门等我似的。我

卸下车上的东西，我把自行车放在一个小屋里，就没再动它。隔天再去骑时，却发现自行车后圈的气门箍没有了，只有孤零零的气门芯，而车带里的气却非常满。这时我才明白，那天一路上是邪恶在给我捣乱。要知道带着几十斤东西，再骑上一个人，自行车后圈的气门箍没有了，这么大的重量压上去，气门芯一下就会被挤出来，车带马上就没气了。如果车带没气，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啊？庆幸的是，我虽然吃了点苦，师尊却为我化解了更大的难。

五、扩大自己的胸怀和容量

我知道自己在一定成度上还达不到那种洪大的宽容，有时会陷在人的思想中衡量别人，不能真正的体谅别人。前些年师尊多次点化过我，我也更深的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了，也很想尽快提高上来。平时自己觉的有所进步了，状态还不错，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就象吹起的气球，一放气就又回到了原态。使我非常苦恼，怨自己不争气。我深知作为修炼人必须往更高境界突破，在助师正法期间，要能包容一切人和事，达到那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才能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天我发正念时，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肚子在一个劲的扩大，不一会扩大到能装下一座城市。我知道师尊和大法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越来越高，让自己尽快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这不仅是一个扩大容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达到标准，自己才能够承担起师尊和大法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一天晚上，我与协调人到一个老年女同修家，商量帮其他同修建资料点的事，商量完了，已是深夜。我准备去住旅社，老年同修却挽留我住在她家里。我见时间太晚了，就住下了。

前些年我来县城和同修们协调一些事情时，通常事情办完了，天也很晚了，就去较远的一家便宜旅社住宿（五元一宿），很少住在同修家。那些年，我就这样来无踪去无影的。而且有段

者外出发真相。看看自己才三十多岁，青春年华就这么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悄悄走过了，修炼真的很寂寞、也很苦。但是，得到法时的快乐是无以言表的。

有一天，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疯”这么说：“因为他不知道冷，所以冬天他会光着脚在雪地里跑，穿着单衣服，冻的脚上大口子往出淌血；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蛋冻的邦邦硬，他啃起来还很香，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你想他这一疯得遭多大罪吧，当然他往往伴有功能存在的”。

在那一刻，我一下笑出了声，感觉中师父就坐在我的对面，用最形象最贴切的方式，把那一境界的要求讲述给了我，真是别有洞天，寂寞连其背后的物质都没有了。

三、正用钱财收救众生

工作环境稳定后，我开始着手学习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与此同时，单位领导问我对单位的薪金要求是多少。这个问题自己还真没考虑过。我想，多年打工一月才几百，如果现在能一月两千就很知足了。

果然，有天，领导跟我说，你的工资先按两千发着，最后多少还没定下来。我很惊讶：怎么这么轻易给我两千了？一定是师父看我想救人在帮我了！

钱有了，我买了手机卡开始做真相发送的工作。做着做着，发现两千块钱其实根本不够用，除去做真相买手机卡的花费，自己剩不下多少钱。我在心里感叹：如果工资能再多加五百就好了。

这样一段时间后，领导又找我，说单位又给我加了五百元的工资。

听到这个决定，我乐了，怎么我想多少就是多少？难道工资多少是我说了算的吗？那怎么可能呢？我的学历不高、又没职

称，但是转念一想，这个观念对吗？符合法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妒嫉心”时说：“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他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

我想，也许今天这个工作，就是为帮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和救度自己对应的体系的生命所成的，那我该把自己的工资定到多少呢？最后我把工资定在了三千上。

过了不长时间，单位对我的工资标准定下来了，就是三千。领导说，这个数是单位领导开了几次会才定下来的。我心里很想笑，我知道那是我的心性和对正法的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师父讲的相由心生，就这么准确的展现给我了！

现在，随着心性容量的扩大，我的月收入也已经超过了六千，我用手机讲真相的技术也在成熟，一部智能机带两部MTK手机做的很顺手，我的讲真相范围也在扩大，边境城市和内地城市都做，从号码段到周围同事熟人，短信、彩信、语音拨打都做，真相内容也随着正法进程在日渐丰富。我又快快乐乐的走在正法收救众生的路上了！但是，经济环境的改善，使我也发现，钱财上的富裕对我也形成了新的考验。

有一次，久未回家的我给女儿买了块一百多元钱的头巾，女儿很高兴的戴着去姥姥家，爸爸看到女儿戴的头巾问了句：“很贵吧？”我随口答道：“嗯，一百多。”爸爸顿了顿，很严肃的对我说：“有钱了更要学会理财，每一分钱都得响当当的花的掷地有声！”爸爸的话很重的敲打了我，也响当当的留在了我的心里，我明白了那句话背后的真正意义：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怎么正用这些钱财，其实众生都在看着！期盼

零八年的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地方把资料点用的东西带到我们住的地方。这里离我们住地六、七十里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不坐车，用自行车带过去。我把三个大箱子捆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两边各一个，上面再摞一个。我开始没想那么多，觉的六、七十里路不算什么。谁知没走几里地，就感到蹬起车子有些吃力。我以为车带没气了，下车一看，前后带的气都满满的。我想，也许驮的东西太重了，才这么难骑？可是车子越来越沉，好象被什么东西拖住似的，累的我两腿又酸又痛。我就这么继续吃力的蹬着车子往前走，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已是精疲力竭。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前面至少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

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赶到住处，我是修炼人不是常人，这点苦还不能吃吗？我暗暗给自己鼓劲。但是，骑上车子走不了几十米，双腿就累的撑不住了。就下来歇一会，等腿痛缓一缓，再骑车往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的，我想这得什么时候到地方啊？就改变了方法，骑几十米，腿累的撑不住了，就下来推着车子走。等腿痛缓一缓，就再骑上去。这样又走了一段路，觉的还是太慢，就干脆拼命往前骑吧。我请师尊加持，心中背着“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洪吟二》〈正念正行〉）。

我心里说，腿是我的，我说了算，不就是痛嘛，痛也得往前骑。我咬着牙硬是往前骑，两腿的酸痛真是很难形容，我在心里背着法，这样一气能骑一公里。实在骑不动了，就下来推着车子走一段。后来，我就把腿痛当成好事，心里一点都不觉的苦，就高兴，就把吃苦当成快乐。如果是邪恶干扰，我就不承认你。这么一想，腿马上就不怎么痛了。离住地还有四、五里路的时候，车子一下轻松起来，象有人推着一样，一气骑到家，而腿也不痛了。我又一次在实践中体会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理。

要见的同修是不是在他家。到了他家，我要见的同修正在那里。同修对我说：我昨天刚到，明天准备走，你今天却来了，真巧了。

一次听同修说，我们当地被绑架的几个学员出来了。我就对他说，自己要去见其中一个学员。同修说，这个学员的家人对她看的非常严，不让咱们的人见。我说，就请师父安排吧。也没多想，就去了那个学员家。我必须去见这个学员，一是了解一下他们被迫害的原因，二是准备揭露邪恶。我没有任何顾虑的敲响了她家的大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同修本人。她对我说，这段时间家人对她看的很紧，丈夫班都没上，专门在家看着她，这会正睡觉呢。我们就在大门外说了半个小时的话，我了解到了一些基本情况，离开时，她的丈夫还在睡觉哪。

如果我们对信师信法有丝毫的打折扣，或者抱有不纯的目的地，心态不正，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神迹的。

四、以苦为乐

师尊在《精進要旨》〈真修〉中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的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

我是九八年春天得法的，没有机会见过师尊，但是师尊高大伟岸的形像却时刻在我的心目中。师尊费尽千辛万苦来世间救度我们，替我们承受着历史上所造下的巨大罪业，又给了我们宇宙中无上的荣耀，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吃点苦还点业又算什么呢？

十年来，在助师正法中，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有时会感到苦；但一想起师尊的话，马上就是另一番心情。今生今世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与师尊正法同在，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最神圣的，怎会感到苦呢？如果怕吃苦，不能跟随师尊往前走，泡在红尘中，被世间的名利情腐蚀着生命，那可可怕呢。

着！

记的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我曾在大资料点上呆过一年的时间，那年夏天，资料点的同修花了八元钱给我买了身人造棉的衣服度夏，那身衣服我穿了一个夏天，因为大家都那样，所以那时自己并没有觉的苦。后来，我从资料点回到家外出找工作，在一次去新单位面试前，我花钱买了身二百元钱的衣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寒酸。我拿着新衣服出了服装店，猛然看见店前的树下，扔着一身跟我那八元钱一样的衣服，衣服在路上已经被践踏的不成样子。那一刻，我的心被猛的揪了一下，我知道了师父的用意，我看到了自己当初在资料点上那种境界的神圣，而回到常人中渐长的人心，已经使我在慢慢远离那种圣洁的境界。

那一刻，我哭了。这件事也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后来的几年中，自己又承担资料点后，我从来没有动用过资料点的一分钱，甚至同修对我的接济我都没动，父母平时对我的接济，能省下来的我都添到了做资料里，母亲有一天在给我零花钱时对我说：“孩子，虽然这么多年跟着你受了这么多惊吓，很生你的气，但是还是想给你钱，你爸爸说我每天蹬着三轮车去街上卖菜也要攒钱给闺女，真苦命，可是你不知道妈妈每次给你钱后我有多高兴……”

我知道，师父是在用妈妈的话告诉我，资料点的每一分钱都是大家用生命省下来的，那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和重托！我要象珍惜妈妈的苦心那样珍惜每一分钱。

后来二零零八年恶党奥运我遭迫害，被家人和同修营救出来，打开家门后的那一幕，把母亲吓坏了，屋内成摞的光盘和真相资料摆在那里，恶警又偷偷来过家里了，并且向我示意，他们已经发现了资料、还有藏书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动。更令我震惊的是，原本被恶警抢走的资料点的一千多元钱又被放回了 I 原来藏钱的地方，可以说，被迫害后我在金钱上没有损失一分钱。

邪恶问我有没有存款，我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钱，一分也没有。但是同被关押迫害的另一位同修却被邪恶从家里抢走了六万元钱；另一位同修的存折被邪恶扣住，同修每天去要。我不知道那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的经历使我体会到，在正法的今天，大法弟子能不能正用钱财是极其关键的因素；如果真能做到舍尽一切没有属于自己的，我想邪恶是不敢动大法弟子一分钱的。

我在单位干会计。单位会计业务并不多，一个月的业务一个星期就可以处理完，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全部自己支配用来修炼救人。更可贵的是，每年我有五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到内地带薪休假，这样我又有充足时间回内地和当地同修们一起救度当地众生了。内地的同修不再说我不该去外地工作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用来救度众生的，自己做不好是不行的。

现在每天，我都很充实的走在修炼路上，感觉每天就跟在跟时间赛跑一样，就是这样，还是觉的时间不够用，救人不够多。

四、结语

我觉的自己说的太多了。最后，与同修们重温师父最近的《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所说：

“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啦，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他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平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象以前那样、象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進。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象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

感谢伟大师尊的浩荡佛恩和慈悲救度！能在宇宙正法、天体

（《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每当遇到重大困难和险恶的环境时，我就在心中问自己：你能不能放下生死？回答：能！经过千锤百炼和大法的造就，我在思想中渐渐的没有了生死的概念，也没有了被迫害的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和一切邪恶。我象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努力的一步步同化着大法，大法也在一步步的造就着我，我把自己完全溶于法中，真的能坦然的放下一切和生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魔高一尺，道高万丈。没有我怕邪恶的道理，而是邪恶在怕我！

有一段时间，当地邪恶以查户口为名，想对大法弟子干坏事。一天，警察敲门时，我不为所动，把它视为假相，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夜里睡觉时，邪恶在梦中向我求饶，求我别再发正念了。我不上邪恶的当，继续发正念彻底清除它们。此后警察再也没来过。因考虑到为法、为资料点负责，我从不放松自己的责任，不只是遇到事情了才发正念，平时也特别重视发正念。发正念是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事，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悟到：如果我们掺着人的观念去看待大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观念摆在大法之上了，想证实的是人的论理和自己，而不是大法，那么法能显现给我们神迹吗？当我们用修炼人的正念站在神的角度上彻底的去改变常人的观念，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大法的神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使我们越修越坚定。

有时我自己要想见哪个同修或要做成某些看似不易做的事情，就用纯净、真诚的心，请师尊安排，很多时候都是恰到好处。一次，我想见一个同修，就贸然去了另一个同修家，看看我

了。也许同修认为下这么大的雨，我不可能来，她才没有来吧。

我心里很坦然，虽然我没有做成要做的事，但对于个人的修炼却感到非常的踏实。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到同修之间真诚、守信的可贵。大家如果都能真诚守信，同修之间就少有间隔和矛盾，就会形成牢不可破的整体，在助师正法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

从二零零一年，我就承担了当地资料点工作，至今十年有余。在十年的风雨中，我所见证的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德，数不胜数。

承担资料点工作后，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直在心中考验着我。一个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另一个是能不能放下一切、放下生死去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

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对师尊的法怀疑过，即使有些讲法自己一时不能理解，我知道是自己没达到那么高的层次，暂时理解不了，等自己提高上来了，自然也就理解了。在这场迫害中，无论压力多大，我在内心中都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正信。就是凭着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的正念，十年风雨中，在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我和同修、资料点，才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一直走到了今天。

能不能放下自己的一切和生死，一开始我心里也不是太稳。只是想，有了什么事，自己就豁出去了，有种硬拼硬干的想法，不能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自己也不断的在法中升华着，正念越来越强，各种执著和怕心就越来越弱。在一次次面对邪恶时，自己基本上没有了怕，在师尊的保护和加持下，都能坦然的走过来。师尊讲过：“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

从组的伟大时刻追随师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生命无比荣耀！在最后的正法路上，我会持之以恒的走下去，更深入细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

也感谢同修、众生和家人在困难时给予的不懈帮助！愿大家都能得大法的救度，随师把家还！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在恶党机关里反迫害 证实法

文 / 甘肃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今年五十多岁了，一九九七年四月得法修炼。去年第七届网上法会，我已向师父汇报了得法修炼的过程，这次主要汇报在恶党机关内部反迫害，证实法的情况。

从法中我悟到，每个邪恶的身边都有大法弟子，这都是师父在久远以前的有序安排，包括谁得法，在哪里得法，充当什么角色，都是安排好的。正法这场大戏的剧本，演员早就定好了，关键是看每个角色到时表演的如何。

佛法无边，圆容不破，从洪观到微观都精准无比。事实正是这样，我县原来在恶党县乡机关工作，并担任职务的大法弟子有七、八名，都有相当的能力。在七二零以前，以我们的影响力对洪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周围的人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尤其是有功劳的也不在少数。并非恶党后来污蔑的那样尽是些退休有病的老头老太，或人生失意，到处碰壁的人。

七二零以后，恶党疯狂迫害大法，我们挺身而出，卫护法，证实法，尽管恶党开足马力，开动一切宣传洗脑机器，极尽造谣污蔑，但很多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并不相信这些谣言，很为反感。有些干部、群众还帮助学员散发传单。因为迫害大法很不得

人心，大魔头江泽民一伙才策划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仇恨，加重迫害。又对不配合迫害的基层干部撤职或调离，在全国上下制造恐怖。人们迫于邪恶形势，有的沉默了，有些势利之徒乘机钻营，捞取好处，当起打手，迫害就逐步升级了。面对旧势力及恶党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我们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主要我做了以下几方面：

一、坚定的维护法，全面否定迫害

七二零以后，恶党县委及“六一零”为向上级邀功。对上了他们黑名单的学员逐个上门骚扰，逼学员交出大法书籍，书写所谓保证书，我们坚决不交，不写保证。对此，恶党县委书记很恼火，把在县城的十几名学员召集到县委开会，他们疯狂叫嚣法轮功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人人表态过关。学员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首先发言，畅谈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效，接着讲我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的事实。并说，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你即使发给我长枪、大炮我也不参与其中搞暴动，因为这与真、善、忍的准则是违背的。接下来，其他几位同修都谈了各自的体会。有个在科技部门干了近四十年的老学员说：他一生小心谨慎，工作出色，先后获取了省、部级许多奖项，还出了专著。但当他患胃癌后，医院无法治疗，判了死刑。他炼功好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医药费，为什么不感激还要迫害呢？学员们正念足，谈的有理有据，而且都是大实话，恶人无可辩驳。他们想通过会议逼迫放弃修炼，学员们据理而讲，反而将“转化会”变成了真相发布会，恶人原打算录音录像，在电视台播放，毒害世人，这些恶毒的计划被学员的正念打破，恶人一见会议开不下去了，草草收场。

二零零四年，县内发现证实法的横幅，市公安局派专案组调查，有个星期天，恶人将我单独骗到单位，在座的有市县“六一零”人员、单位局长、书记及监控三人小组成员，我发正念，彻

尊赋予的重大使命和责任，这是关系到无量无际众生生死存亡的大事。

我一直非常珍惜同修之间的缘份，严格要求自己，真诚的对待同修，遇事想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这使我和不少同修之间建立了互相的信任，在助师正法中发挥着很大优势。多年来，我都是抱着诚实、守信的态度，与同修配合去做证实法的事。

一次，当地整体上需要协调一些事。因我当时不在县城住，我和一个同修约好了去县城的时间、地点。见面后由她再去通知其他同修。到了约定的那天下午，我该去见同修了，却下起了大雨。到车站一看，那些通往县城的短途客车都不见了，我只好穿着雨衣，骑自行车去县城了。六十里的路程，坐车半个多钟头就到，可骑自行车却需要两三个小时，而且还下着大雨。其实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可我并没有多想，只是骑着车子快速的往前赶，心想，必须准时到达，不能耽误大家的事。

走了大约二里路，我见后面来了一辆从某地开往县城的长途客车，就随便向司机招了招手，并没抱什么希望。我见司机根本就没在乎我，开车从我身边疾驶而过。我想：下这么大的雨，又是长途车，见我还骑着车子，人家能拉我吗？心里正这么想着，忽见客车在离我半里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还没等我走到跟前，司机已下了车在雨中等我呢。当我到了跟前，他亲切的说：“我一看是你，下这么大的雨，能不拉你嘛。如果换个人，我可不拉。”司机忙把我的自行车挂在了后面的车架上，我向他道声谢谢，就上了车。坐在车上，心中不由得涌出一股暖流来，暗自感叹师尊的巧妙安排和无量慈悲。

我提前到了和同修约定的地点，我想同修家离这里也就是三四里路，一定会准时来的。时间到了，同修没有来。雨虽然不大了，却仍在下着，我就继续耐心的等下去，眼看天要黑了，约定的时间也过去好久了，同修还是没有来。我知道同修不可能来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认真学法，只有学好法，才是自己修炼的保障，才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即使资料点工作最忙的那个阶段，大部份时间，我也能保持静心、入心的学法。每当自己学法达到最佳状态，真是句句入心，感到强大的能量从法中而来，包容着整个身体，哪怕在寒冷的冬天，也觉得身心暖融融的，非常舒服，越学越想学，体会着那种如饥似渴的感受。学法真正入心时，该做什么事情，法就会点给自己。

例如：有一天我在学法时，法中清晰的点给我，需要去某个地方。我赶快去了某地一同修家。同修一见我，高兴的说，正盼你来啦，这里有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我拿到文章，把它整理后，马上发给了明慧网。当然还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就不多写了。只要抱着敬师敬法的心，坦诚的学法，就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但是我也不是每次学法都是如此好的状态，事情多了，人心上来了，也是学不进去的。但是我总是能尽快突破不好的状态。因为我深深的懂得学法不能走形式，如果象完成任务似的，结果什么也学不到，就是欺骗自己。

学法不仅要学好《转法轮》，师尊每发表新的讲法，我都争取多学，并学好。尤其迫害发生后，师尊每次讲法都是指导我们在风雨中如何走好、走正，都是有针对性的，我就尽量把法学透，明白师尊在这个阶段让我们怎样去修、去做，就能把当前的事做好。每隔一段时间，我还要从头到尾把师尊的全部经文、讲法学习一遍，使自己修炼中少出偏差，少走弯路。法学多了，学好了，自己就在不断的同化法，不断的去掉人心执著，就能不折不扣的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紧跟正法形势。

二、真诚、守信，珍惜与同修的缘份

“同修”两个字，绝不是一个表面层次上的简简单单的称呼，特别在大法修炼中，他的内涵太深了。我们同是一个师父，同修一部大法，又能互相配合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担负着师

底否定邪恶迫害，并请师父慈悲加持，“六一零”人员要我讲这一阶段活动的具体情况，包括八小时以外的活动去向，我不配合，只讲我坚守工作岗位，哪里也没去，我局那局长很邪，要我书面写，并写今后的保证，我坚决不写，义正词严的说，你知道我坚守岗位，努力工作，还要写什么保证书，这是无理要求，我绝不能服从。说完，就径直走出了会议室。后来听说，恶人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以深挖，结果未达目地，灰溜溜的走了。

二、近距离发正念，窒息邪恶迫害

我们在县内居住的同修，距邪党的党政机关、公检法司院子很近，大家协调起来，每天持续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纵恶人恶警的邪灵烂鬼。有几位同修天天赶在六点钟以前，到恶党的县委、政府机关大院发正念。二零零五年，我协调市里的二十多位同修来到县上，在县政府机关附近找了一个地方开法会，发正念一整天。我们还利用学法小组，在学法的每个整点，坚持常年发正念。通过持续发正念，对邪恶的震慑极大。一些不听劝告，积极配合邪党迫害大法的恶人恶警都受到了报应。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县防×教领导小组组长（县长兼任。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才是害人的邪教）去兰州开会期间嫖娼，被黑社会成员打断三根肋骨，并敲诈去十三万元钱，住院治疗二个多月。副组长（由县委副书记兼任）二零零一年七月胃部大出血，险些丧命。县“六一零”主任二零零一年五月患了肺癌，切肺一半才保住了性命。据不完全统计，迫害大法十二年以来，全县有二十多个恶人恶警遭到恶报。这对窒息邪恶、减轻迫害，救度世人起到很大的警示作用。

三、广传真相，救度众生

邪党迫害大法十二年，我县学员持续传真相、派发资料坚持了十二年，每年在全县覆盖几次。在很偏僻的小山村，人们也看到了真相资料，很小的门店里也有真相纸币流通。我们先后建立

了三个资料点，基本能够独立运转，做的有声有色。同修们结合各自的工作生产实际，充份发挥自己的特长，扎扎实实的传真相，劝三退。我利用在机关工作的便利条件，向领导、同事、同学、上访者、办事的人讲真相，劝退的有县级干部，科、局长，一般工作人员，警察等等，还有很多“六一零”的成员。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都看作是我应该救度的对象，发出一念，一定要救了他。我局的几位局长、书记我都给讲了真相，大部份做了三退。一书记明白了真相，并学了《转法轮》，感慨的说：“字里行间说的都是做好人的道理，没有一句反党言论。看来我们以前都被党给蒙骗了。”他不仅自己三退，还为全家四口人都做了三退，去年前季辞去书记职务，提前退休了，彻底决裂恶党。

今年六月的一天中午，去参加一个宴会，一到宴会厅，首席的人招呼我入那席。我看有几位局长，党校书记等人，就打算给他们讲真相。正在琢磨怎么开口，这时一个局长先说，他患过咽喉肿瘤，做过气管切开手术，一年多了，声音还有些沙哑。我就诙谐的说：“那你还是不行，你看人家中央电视台演的自焚事件中，刘思影气管切开，还能清晰的说话，唱歌，接受采访。”这下把人逗乐了。这个局长激动的说：“完全是骗人的，我有切身体会，气流根本不通过声带，怎么发声，那时疼的要死，大气都不敢喘。一看那都是骗人的，而且骗术太低劣了。”接着我又讲了自焚伪案中其它几个疑点，在座的心服口服。几个局长大骂共产党太腐败无能了。玩火者必自焚，共产党不灭天理不容，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

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只要开口去讲，师父将一切铺垫好了，一定会成功，只是自己有时被太多的人心障碍着，不敢向前再迈一步，耽误了很多救人的机会。

四、圆容明慧网，积极响应各项倡议

东西了，我们这些老人坐在一起都骂它……”她这一退，她老伴、她儿子、儿媳以及她女儿、女婿都退了。我由衷的为他们高兴。

六月末姐姐给我来了电话，术后复查一切正常，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管她了。

平时同修在一起经常谈到越是亲朋越难劝退，你越说是为他好，他就越不退，你说怪不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动了人心，动了私念。救人是极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今天，正法之势正迅猛的向前推进，我们必须学好法，完成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

不妥之处，诚请同修慈悲指正。

展现生命的真正意义

——在法中成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慈悲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值此网上法会，写出自己在助师正法中修炼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

一、学法内修，同化大法

师尊在法中讲道：“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从师尊的讲法中我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必须时时刻刻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才是自己在世间存在的根本意义。

这些年，我一直参与资料点的工作和做些协调方面的事情。到了后来，资料点建的多了，我们这个资料点的工作量就相对的减少了，看似没有了前几年那样繁忙，但是法对自己的修炼，却要求的更加严格。

听到师父的脚步声。我环顾周围，许久许久不愿离去。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犹如往昔。来到一位老者面前，我说：我是外地来的，听说当年李洪志先生在这里传功讲法……我话音未落。他说：“对，对，那时这里，这里，还有那儿都是炼功的，现在每天早晨还有些老太太在那儿炼功呢！”“那警察不抓吗？”

“抓，放了再炼，没人管他们了。”显然人们对这场迫害极其反感。接下来我接触了这里的司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和个别游人，有的避而不谈，但多数提起法轮功都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无拘无束。有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太多的人炼法轮功。这情景让我鼓舞，使我震撼。多么了不起啊！大法的根已经深深的扎在了长春市民的心里，扎在了有缘人的心里。

回来时我给姐姐买了她最爱吃的榴莲、芒果、山药、紫薯等，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打扫卫生，从卧室、卫生间、厨房，一百五十平米的房间着实把我累的够呛。开始时我干活她看电视，之后我到哪她就陪我聊天，再后来我干活她也伸伸手。她高兴的说：“搬来六年啦，从来没有这么收拾过，什么都象新的一样。”我说：“姐，是我不好，早该来看看你，帮帮你，以后我每年都来帮你收拾家。”

她递过一杯水说：“你变了，炼法轮功的人都这么好？”我说：“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做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接下来我给她讲我到胜利公园看到的，听到的和我自己感受到的。我真的为长春市民感到幸福和自豪。她认真的听着，若有所思。转身慢慢走到客厅躺在沙发上，刚躺下又坐起来说：“我退！”我没想到那么顽固的人就这么退了？也许期盼的太久，此刻我竟愣住了。她肯定的说：“我退党，我五十年代入的邪党，当年我几乎拿命换的这个党票，为了孩子们将来有前途，父母的政治面貌非常重要。我把一生都卖给了它，象驴一样干了大半辈子，现在成了要死的人了，退休金才一千七、八百元。现在没人要这个

明慧网，是大法网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开辟并加持的修炼交流园地，师父说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方向。我最早于二零零三年上明慧网，那时在单位通过谷歌搜索到，断断续续的下载过一些资料。后来自己买电脑，于二零零六年七月建立资料点，能够稳定的上网阅读，除零八年我被非法劳教中断二年外，基本上天天浏览明慧网，为修炼提高带来极大的帮助。

作为一个修炼者，我不能只索取，而不付出。从二零零四年开始，我将修炼心得，曝光恶人等稿件陆续发往明慧。明慧网发表什么倡议，我总是积极主动搜集，及时发送。一是收集迫害证据，我利用在邪恶机关的便利条件，将恶党县委，“六一零”所发迫害文件，通过扫描上传，将恶党的迫害活动及时揭露出来。二是收集恶人恶警的名单、电话，在网上公布，以方便海内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三是曝光同修受迫害的情况，四是曝光恶人恶警遭报事例，以警醒世人，震慑邪恶。五是采写世人明真相得福报事例，用身边事引导身边人，使他们觉醒，从而得救。

五、走正修炼路，当好活资料

每个大法弟子自身形像就是一份活的真相资料。在常人社会，人们只是直观的从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衡量大法。因此我始终按照真善忍的准则，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看淡名利，不与常人竞争，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大法弟子的丰采。二零零一年，单位集资建房，优惠很多，多数年轻人没楼房，即使报名也分不到好楼层，我主动将分给我的二楼让了出去。

从二零零二年起，我分管一户改制企业，从员工身份置换，处理遗留问题到帐务管理等方面，我尽力为职工着想，大行方便。有几名职工原计划买断工龄，后来按规定办了退休。这样买断工龄的二万八千多元就节省下来。局长私下安排，不论叫谁打个条子，将这钱透支，我和他一人一半。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绝不能凭空去贪占不义之财，就没照他说的办。他就以我修炼大

法名义迫害我，我反复给他讲真相，并发正念制止，在师父慈悲加持下，不长时间他调走了。等企业改制结束，我将这钱如数上交单位，新任局长知道事实后，在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说其他改制企业帐务混乱，多数亏损，而我管的这个企业，各种问题处理的干净彻底，还有盈余。后来这位局长很尊敬我，暗中时时保护我。一些员工说我傻，太固执，我从不辩解，当看到我一贯严格要求自己，扎实工作，不贪不占，不拿公物，很多项目报告，论证报告，其他人做的很多返工，而我做的一次成功，上级还很满意，他们再不说什么，只是很佩服。我讲真相他们也乐意听，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

结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法修炼十二年，我虽然跟头把式的走了过来，但距师父最新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的要求还差的很远，与精進的大法弟子相比，三件事做的很少，微不足道，还有很多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还没去干净。自己有决心在最后的有限时间内，认真学法，全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尽职尽责，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合十

在买电脑、学电脑、教电脑中修炼

文 / 长春地区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大陆大法弟子第八届网上法会开始了，这是慈悲的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的又一次交流机会。下面我想谈谈这两年来自己在克服困难买电脑、学会使用电脑上明慧网以及教老年同修学电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正的地方还请同修帮助指正。

买电脑

我是零八年末才买了电脑登上明慧网的。当时我地区上网的

的法像时就说：“这真是佛啊！”并虔诚的给师父作个揖。可是九九迫害开始后，她出于怕心不敢正视大法。特别是二零零一年，我因证实大法被当地邪恶绑架，当时九十二岁的母亲就住在我家，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吓，老人一病不起，她弥留之际我还被关押着，一直到她去世我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不明真相的大姐把一切怨恨全积到我身上，她认为我自私、冷血。这些年我曾给她写过信，寄过真相资料，打语音电话，但都无济于事。我越想说服她接受大法好，她越和我别劲。我几乎半年多没跟她联系了，我知道这是人心，但她住在长春，也只好等待机缘了。

今年五月初，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特别难受，总想哭，很想见我。我坐上火车就到她那去了，去后才知道她患了甲状腺癌，已手术一个多月了，因做化疗很痛苦，也很害怕。看着她那满头蓬乱的白发和饱受病痛折磨的面容，我的自责、悔恨交织在一起，也许本不该发生的，至少无需付出如此的代价啊！由于我的懈怠导致一个生命……我哽咽的说：“姐姐，对不起，直到这时才来看你。别害怕，不会有事的，我会求我的师父帮助你，大法师父是慈悲的……”看的出她不想听，但没有制止。

师父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份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象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我汗颜：为情所动怎么能救了人呢？我推开门漫步在南湖公园，这里的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地上活泼热情的小松鼠，扣手而拜，湖面水平如镜，温馨而祥和。师父的家乡如此令人神往！我蓦然想起了《转法轮》中曾提到长春胜利公园，于是我们驱车来到胜利公园，找到了公园后门，此刻我仿佛看到师父的身影、

向内找，修心。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转法轮》）

例如，我去一个地方，汽车一过，满眼都是沙子，我马上想到不是沙子，是我以前的业力。我洗澡，有时肥皂粘在眼上，我也知道是业力不是肥皂，我都要悟，内找，不能怪汽车，也不能怪沙子。

在修炼过程中我三次撞汽车，都有不同的悟，因为法中的要求也不同了。第一次撞汽车，我肯定的说没有事，这就过去了。第二次，我被行驶中的大货车撞了，我从车底爬出来，来到驾驶室，是个香港司机，吓傻了，口里喃喃的说：“撞人了！撞人了！”我把他拍醒，说没事，我就是你撞的那个人。他不信，绕着车仔细瞧了一圈，才放下心。第二次被撞，我就去想别人，不是关心自己的安危了。第三次，我走在行人路上，被车追着撞了，我急着办事，象没感觉一样，理都没理，忙自己的事去了。

（我被汽车撞没事，而在另外空间，我看到师父的法身真真实实的被汽车碾过去了，实质的东西都是师父为我们承受了。）

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多年来全面运用在法中修炼出来的神通，助师正法。我的交流就到这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合十！

（全文结束）

给亲人劝三退必须放下对亲情的执著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师父好！

大家好！

我觉的参与法会也是做师父所要的，也是助师正法的一部份。

我有个耄耋之年的姐姐，九七年到过我家，第一次看到师父

同修并不多，我身边有一个很精進的同修先走了一步，买了电脑并学会了装系统等电脑技术。同修多次和我说让我也买电脑，我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觉得家中不很富裕，儿子在外有电脑，家里也有个旧的，虽然不太好使，等儿子回来修一下也能用。再买个电脑丈夫肯定不会同意，并且可能造成家庭矛盾，影响自己做三件事，于是找各种借口没买。

我经常去同修家学法，常看同修上网，学电脑技术，看到明慧网大法弟子修炼的各方面丰富多彩的资料、大法书籍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家园，我也要走回家的路。这回我是动了真念，我一定得买电脑上明慧网，谁也阻挡不了。

和同修说了以后，同修马上帮我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拿了回来，这时我真的有了很强的正念，很坦诚的和丈夫谈了我要买电脑的事，开始丈夫很不满意，我说你看我修炼十多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一身大病都好了，这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现在我身体好了，做人标准也高了，家中的活我几乎全包了，再说我自己有工资，也不用你拿钱，我这点事你要不答应真有些说不过去，这个心愿你得让我实现。上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回家的路，这条路我得走，不然我怎么当大法弟子呀。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转变了态度，说你买吧，当我把电脑拿给他看时，他也很高兴的说不错，你好好学吧。

从买电脑这件事中我体会到大法弟子遇事时的正念和转变观念的重要。因为在这之前在我的思想中固守着“丈夫不可能让我买电脑，因丈夫脾气不好，这事一说就得搞的家中不安宁”的观念，甚至一想到要和他谈这事，马上心里就象有一面墙堵得慌，真的感到有东西在挡着。观念转变了以后，法理上认清了，坚定了正念，这是师父所要的，我要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谁也阻挡不了。这一念正了，底气足了，人这马上就变了，心里堵的墙冲

开了，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这件事我认识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心促成的。当我们的内心正，站在法上，符合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师父会帮我们，那一切真的是我们说了算。

学电脑

电脑买回来了，接着就是学了。我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电脑从没摸过，第一次拿鼠标时手都发抖。儿子回来我让他教我，他教了几次便不耐烦地说，教你N次了你也不会。我也犯愁了，心想，这高科技的东西我能学会吗？看着孩子在电脑上点来点去眼花缭乱的，我有些信心不足了。在学法点上，和同修交流了此事，搞技术的同修马上对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能教会你，你自己得有信心，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无所不能，只要你想学，我不但教你会用，还要教会咱们学法小组每个人装系统。听同修这么一说我真的很高兴，当即表示，只要你教，我就学，我学会了我也教别人。

就这样我从拿鼠标学起，边学边记，真的很用心的学，很快在一天内我学会了上网、下载、阅读等初级电脑知识，晚间睡觉前我都在大脑中过一遍白天学过的东西，哪里含糊马上搞清楚，及时问同修。这一切学会之后马上又催同修教我装系统。

当时同修很忙，每天都忙到半夜，有时一宿都不睡觉，要装系统的多，真的忙不过来，看到他们忙的样子，我也很着急，就紧着催同修教我，看同修光顾自己忙，也没有要教我的意思，就埋怨同修了，心想：你让我买电脑，要教我装系统，我要学了，你又保守不教了，我学会了不也能帮你分担一些吗？就你忙，看你忙到啥时是个头？而且不但在学电脑上有这些不好的心，在救人发神韵光盘上也反映出来，看到小组有的同修上客车上发光盘也埋怨、妒忌，心想：你以前讲真相我带你去，现在你也不带带我，就你能，你一个人跑一天能救多少人……，妒忌心、怨恨心

我这次很稳，很平静，也不望师父了，师父贴着我，说，你还去修。师父落泪，我也落泪，众神都落泪，在我修炼过程中师父为我流下的泪水和我自己的泪水，师父把它们合在一起，化成甘露。这些甘露可以带到我世界里，一撒，甘露洒落处就生出奇异美妙的花，而且，因为含有师父的泪水，在我的世界里可以随时看到师父。

另外空间的神和旧势力都不平，很嫉妒，这是宇宙历史没有过的，更高境界的神也不平——从来没有过一个神的泪水和师父的眼泪合在一起。他们问师父，为何对我这样，这样多好处给我（很多神比我层次更高）。师父说：你们是对我非常敬佩，但你们没有一个象某某大法弟子一样用心对我（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而且某某大法弟子流的眼泪跟我流的眼泪差不多，假如你们有一个象某某那样，我一样给你们这些。这时，没有一个神说话了。

这次是师父告诉我还要修。我说修，师父就落泪了，这样苦我都修炼。我又被打下来，从新修。

再修

这次从头修炼更难了，从来没有感到这么难的。骨头全身都是硬梆梆的，想搬腿都搬不上。我以前打坐都是一夜的打，身体很软的，但这次打坐单盘都盘不上。第一次打坐，脚翘得很高，我想怎么都要打上去，不能这样。腿压下去又翘上来，我才体会以前人家打坐是这样难。我就闭着眼睛咬着牙，“一、二、三”就搬，非要搬上来，这个关不过不行，“叭”，腿就断了。我马上想师父的话（一定要想师父的话，想其它一点都没有用），师父法中讲过申公豹头掉了还可以往回安，我这还只是腿而不是头，算什么？这时师父马上就把我的腿接上，我就可以打坐了，打的平平的。

修的高就要吃更多的苦，业力更压下来很大。悟性也要好，

了，整个被子都湿了。但第二天起来，什么都没有，干的，被子连印都没有。我真的谢谢师父，因为我出的善心，故师父帮我。

那里很多老鼠，晚上来咬人的脚。我就清除那里的老鼠，后来我们这个房间没有老鼠了。邪悟者出来后，都悟回来了，那个医生也从新学法了，走回来了。师父慈悲，不记众生的错，只看对大法的态度。

在三界内做判官

在劳教所三年，我不但在这个空间过关，同时在另外空间做很多很多事情。那时，晚上经常元神去另外空间做事，威德非常大。我在三界内做判官，救人、销毁邪恶。师父曾经问过我用什么形象去另外空间正法？我说要小孩形象，如果形象太威严，不好，虽然是做判官，也要考虑别人好不好接受。师父就把我化成一个小孩。

无形的境界是很高的，要修到那，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有非常巨大的威德。我在劳教所的三年修到了无形的境界。这次修炼，比上两次难小些，没有去求吃苦，没有太多的执着心，比较顺，基本没有来自高层空间的干扰了。

我看到另外空间的都在学《转法轮》，但每个空间的内容都不同。

感师恩

劳教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晚上睡觉，我的主意识被师父带上了去了。这时我修到了无形，看到另外空间师父法身很多，非常美好。有人圆满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高层生命都来了。师父把我的修炼过程放给众神看，众神都很感动，说这个大法弟子真的是悟性非常好，虽然走了些弯路，但没象其他人掉下来、在一个层次徘徊，都是一直修上来。

师父把我变作一朵巨大的莲花，拥在怀里，打手印，舞动着我，感觉很舒服很舒服，都是能量。师父一直落泪，多慈悲。

这么重，自己还不悟，心里还愤愤不平，一门心思的看别人的不是。

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指出我这几方面的人心出来了，让我向内找，这时我才惊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人在修炼当中，妒嫉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想想自己，我这是干什么呢？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我这不是假修吗？这样下去多危险呢？在往深找找，表面上看，是想在法中多学些项目，多救人，实际上是自己在妒嫉心的支配下，想学些知识，证实“我也行”，也不比谁差，其实是师父说的那种：

“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转法轮》）认识到这些不好的心不是真我，我一定把它去掉，回头再看同修，人家才是听师父的话真修实修呢，看到的都是同修的闪光点，同修克服各种困难学技术，每天睡很少的觉为同修服务，三件事做的那么好，同修有事随叫随到。这时真的觉得同修了不起，为自己的自私不理解同修而感到汗颜。

在这件事情上认识提高上来了，我从心里理解了同修，也不再提学装系统的事了。这时同修主动找我们要教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学装系统等电脑技术。现在我基本上学会了装系统及处理一些简单的电脑故障等，也在我地电脑技术方面帮助新学的同修解决了一些难题。在此我真心的谢谢教我学技术的同修，不但教会了我技术，也让我懂得了向内找，真修实修。

教电脑

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到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都谈到大法弟子都来上明慧网，这样上网人多了安全系数高，同修上网后能促进修炼上精进。

我学了一些电脑运用知识后，首先带动我身边的几名同修装了电脑，我把他们叫到家里，打开电脑让他们看，我的电脑里备

用资料比较丰富，他们看了大法网站，看了电脑储存的资料后，都觉的好，我又讲了我们的网站如何安全，电脑运用如何好学，只要你学，我会教你。听完了我讲的这些，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了压力，觉的上网也很安全，也好学，现在我周围的同修几乎都装了电脑，有时碰到其它组的同修我也督促他们装电脑。装电脑的人多了，相应的需要会装系统的人也就多了。要说装系统有两个多小时也就装完了，但教系统运用可是个难题。这样我就承担起了教电脑应用的任务，搞技术的那位同修负责装系统。由她装系统的电脑大多数由我来教。

教同修电脑可不是那么简单，这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平时得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才能把同修教好。我教的基本上都是老年同修，特点是年龄大、文化低，大的七十多岁，多数是六十岁以上，有的没上过几天学，拼音也不会，这就要求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有一位六十七岁的老同修，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我让他买电脑，他说：“买，不成问题，就怕学不会。我这底子谁能教我呀？”我说：“你买吧，我保证能教会你。”于是我帮他买回了电脑。教他的过程真的很费劲，拿鼠标就学了好几天，一点鼠标就往上串，文件夹就合一起找不到了。学了两天就没信心了，我就和他说：“别急，多学学法，正念要强，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别被这点困难挡住，你就大胆的学，不会有我呢，我不会还可以问别人，千万不能灰心，这是走大法弟子回家的路，要有信心走到底。”现在这个老同修也能自己独立运用电脑了，他很感慨的说：不学大法我是个文盲，学了大法这高科技的东西咱也会用了。

通过教这些老同修学电脑，我也去掉了很多不好的心，比如说急心，看到有的同修一个很简单的步骤，经过三步就可以完成，他却学了几个小时也不明白，学完了还忘，学的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这时我也心急，有时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我马上意识

走。他说：你马上就到期了，为何不早写信？检察院的人还说劳教所：你们怎么这样对法轮功？劳教所看我这样，又把我调回教育队，说还没有教育好。

救助邪悟者

劳教所有一些邪悟者。邪悟者给我讲所谓佛教的东西，看到他们这样我难受，我哭了。她们说，你很有善心，学观音菩萨最好。我说你们记住师父吧，你们得了大法的好处，以前的身体怎么样好了，这样快就忘记了吗！？神全部都撒手了，只有师父一个度人，我看到另外空间观音菩萨都学《转法轮》，真是的，你们怎么去学观音菩萨呢？

那里情形很坏，考验也是很大的，总是过心性关。邪悟者也不好，整天举报我。我就想如何跟她们讲这个道理，让她们悟回来。

有一个比较邪的，是医生。同修没人愿理她，我就跟她打对面干活。有些同修很恨她，说你为什么跟她一起？她整天举报你？我说我不怕，她们报我就让她们报吧，这样她们可以快点出劳教所去，早点明白，这样就好。那个邪悟的医生觉的我人很好，她告诉我一个故事（某禅师收养了一个被人抛弃的婴儿，却被诬是他的私生子），《神韵》晚会也演过，她说我就象那个和尚。我说：你们都举报我吧，不要报别人，报我你们都可以减刑，可以早点出去。结果，她们都举报我，知道我不会怨她们，说其他人会骂她们。

被举报就会有体罚：关禁闭，打、不让睡觉，铐、不让上厕所……，我不怕这些，打我我不痛，拿我无奈何。不让我睡觉，我比她们都精神，看我的人还打瞌睡。不让上厕所。夹控人员要干活到十二点多，很累，有一天晚上我很想上厕所，又不想叫醒那夹控（我上厕一定要她们跟上才行，有两个人夹控我，一边一个），她们很累，不忍心叫她们。我就不管了，我要睡觉，就拉

忍”，不要想别的了，你一直念“真、善、忍”。后来她过了心性关，就没有铐了。邪恶就是让你过这个关，一直迫害到你认识到为止，执着心去了，才行。

有一次在梦中，我在前面走，看到水，就跳下去，后面一个人也跟我跳下去，看到不好东西不管，就游，后来上岸了。另外一个学员也做了这个梦，她对我说，昨晚我跟你跳，后来就看不到你，你跑的很快。我告诉她我们昨天晚上实实在在过来个好大的关。这个学员跟我很谈的来。有一次，这个同修被迫害的很厉害，脚不能动，又吐，要送她去医院，她就大喊：“谁都不能动我，我要某某大法弟子来看我！”有个人把她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就到她那里去，想去就去，虽然我也有夹控，我也不管了，三两步跑到那里，警察也抓不到我。见到她，我叫她不动、发正念，我也帮她发正念，后来就好了。另一个同修也是这样，学上面那个同修让我去看她，我又去看，她也好了。

给检察院人员讲真相

我当时被关在教育队。教育队是最邪的，三年非法劳教我有二年关在教育队。警察看我经常帮同修，很气，就把我调到一大队，她们说一大队是天堂，二大队是鬼门关。劳教所还想非法加长我的劳教期。

我写信给检察院，揭露劳教所的邪恶迫害。我叫大队长送信到检察院，劳教所很怕。我对劳教所说：我又没有罪，把我关在这里，到期也不想放我，还想继续迫害我，说我不“转化”，又不劳动，要加我的劳教期，这样加期不行。我就不能承认。

检察院的人来了，找了我三次，那人也很好。我说：我多冤枉，我就是宣传法轮功，怎么不能宣传了？你说我怎么错了？是错还是对？为何不让我们讲话？哪个地方不能让人讲话？我又没有放炸弹，又没有做坏事，抓了我，还劳教我三年？以前劳教我二年。他比较同情的对我说，以后不要来这个广西。我说我要

到这是在修炼，不是学常人的知识，同修是一面镜子，他的表现也有我修的东西，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转法轮》）这个急心也包含着对同修缺少真心、善心和耐心，这不正是没有做到“真、善、忍”吗？这时感到大法太洪大了，真的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一切都在其中。当我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同修也就开窍了，一切都顺了。

同时在这过程中也反映出我的私心。教会一个老年同修要用很长时间，有的要坐车去二十几次才能独立会用，并且经常是今天这个打电话下载不了，一会那个电话上不去网了，等等一些事情，有时我也会想这太耽误我时间了，学法时间都少了，其它救人的事也没时间做了，整天东跑西跑的，教一些个老头、老太太，费工、费力、费钱，这值得吗？这念头返出来我马上认识到这是私心，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進要旨》〈佛性无漏〉）。而我遇上事就先想自己如何，这哪是修炼人所为呢？修炼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这不正是我去私心的好机会吗？知道了这些法理，我不再认为同修打电话找我是耽误我时间，而是很高兴的及时去帮同修解决问题，我不会的就找搞技术的同修去，现在这些同修都能每天上网，及时的看到网上的交流文章，对他们的修炼提高帮助很大。有的老同修以前只在家学法、发正念，救人的事不敢做，现在有些也走出来讲真相了，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精进了。

想想自己修炼十五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自己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圆满随师还。

以上是自己在买电脑、学电脑、教电脑中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明慧同修！

提醒自己 师尊就在身边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们好！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大法修炼者，在十几年的风雨修炼中，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每当痛苦的过关或遇到魔难时，想起师尊就在身边，立刻感到温暖、踏实，不稳定的心绪就能平复，能够找回自己；找出自己错在哪里的时候，能看破假相，否定旧势力迫害性的安排，坚定正念。在心底深处那种对师尊感激、仰仗，还有更多的是用人类的语言是无法形容的。

我没见过师父一面。在初期这就成了我很大的遗憾，每次听到跟随师父参加过好几个班的同修讲当时的情景时我都羡慕不已，我恨自己得法晚，又听到师父移居海外，一想能见师父一面的机会渺茫感到很是失落。但是师尊在法中讲的很清楚：“你们虽然看不到我本人，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随着修炼的深入，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情，让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

在第一遍《转法轮》没等看完，师尊已经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全身浮肿、头晕、发冷、周身酸痛、盗汗、水泻等等，但不觉的乏力，反而觉的轻松，还有感受到了几年没有过的饥饿感。这样十多天就把多少年医院都治不了的高血压、心房纤颤、血管神经性头痛、萎缩性胃炎、肾盂肾炎血尿，双肾功能衰竭、脊椎多发性骨质增生等十多种病一扫而光。平时不能吃、不能睡、浑身乏力，做家务都很困难的我，能吃能睡，什么活都能干。当时的感觉太阳都是全新的，浑身暖融融、轻飘飘、整天美滋滋的。早晨参加集体炼功、晚上参加小组学法，风雨无阻。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独自行走时，脚下的路也是那么的明亮，经过废墟、经

箱资料带到广西。一次我和两位同修送大批资料到了广西，资料发的差不多了，剩的给了当地辅导员，师父点化我与两个同修分开，我不忍心离开她们，结果三个人都被绑架到了广西劳教所教育队。其中一个同修的孩子小，被劫持去了洗脑班，跑出去了。她跑回深圳，打电话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两个被非法劳教，家人才知道我们的下落。我被非法劳教三年，从二零零二年一月到二零零五年一月。

劳教所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分成“转化”和“不放弃信仰”两部份，分别关。“不放弃信仰”的也会被关到“转化”那边，关一个月，“转化”了就留下来，不“转化”还关回原处。我却一直被关在“转化”这边。有些同修就以为我是叛徒。

邪恶让我写东西。我第一次写了“法轮大法好”。又要我写，我想可能没坚定，又深入写。又让我写，我想可能还没有讲清真相，又写清楚。这样写了九次。那个警察明白了。

他们想放我走，但不能大明大白的放，那个门总是开的，想让我偷偷走，但我不想走。广西那个地方邪恶因素比较多，师父都没来讲法。我遇到那里同修最早得法的都是九八年，好乱。当时我想不去哪里了，就在那里消邪恶。很长时间被关到教育队。师父让我去另外空间正法，通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元神离体，消了很多邪恶，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差不多出劳教所的时候，我修到了无形的境界，师父把我演化成一朵很大的莲花。

帮助同修

在劳教所，邪恶常用电视、喇叭迫害大法。我经常发正念，看电视，电视也黑了，开喇叭，喇叭就不响，修也修不好。

我天目看到有个同修长期被铐，我发正念另外空间她的手铐就开了，这样三次。那个同修人心很重，总埋怨别人，我就让夹控人员带我去她那里，夹控说不行，我说只讲两句话。我到她那里说：今天晚上你的手铐就会开，但你要心里想“真、善、

这时打坐，我的身体硬梆梆的，单盘的腿都是脚翘的很高，我硬是把另一只腿搬上去双盘，腿断了。后来接上之后，我打坐非常的痛，实在忍不住了，看到师父在我后面为我承受，我只承受一些，大部份是师父帮我承受。师父打坐时汗水都是大滴大滴往下流，但师父还微笑。我看到师父为我承受这样多，都这样坦然，我就继续忍下去，连续打坐三个多小时，在另外空间看，我的脚被火烧过，象碳一样。

初发正念

在劳教所里，我看到师父新讲法《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的一句话“久违了！”，哭了。二零零一年七月，我一出劳教所，就非常重视发正念了。发正念是师父讲的“三件事”之一。

我到深圳，去了我们炼功点的辅导员家里，她被警察收买了，做了特务。当时我们不知道，很多人觉的她很好，跟她走。她告诉我，在哪里有挂很大的诽谤法轮功的横幅，还演出，已经演了多少场。我说那就发正念消掉。她说：你先去，我晚点到。我就到了剧场，看到横幅上很大的字，下面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围着那里大喊正法口诀。有人来了，说我很远就听到你叫，发正念不是这样（喊）的。我说我看到消了很多邪恶，我本想找个梯子把横幅取下来，找不到。我就坐在那里默默的发正念，看到另外空间那横幅被销毁了，诽谤的东西也演不成了。

师父又点化我去公安局发正念，我都是这样喊——当时没有领会好如何发正念，就觉得那个发正念的口诀能量很强，声音一冲出去就死很多邪恶，这几个字也真是太好，大法的威力真的很大。

第二次非法劳教

那时广西的情况相当恶劣，没有大法资料。我们这有大型的资料点，大量制作大法书籍、新经文、真相资料。我们把一箱一

过小树林、经过铁道都不觉的害怕。就感受到师尊就在身边护佑我。也有两次来取命的劫难中师尊呵护我安然无恙。

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疯狂的迫害开始初期，我真的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这样？师父和大法一切都是真实的，感到特别委屈和气愤。因为出去证实法，被两地看守所非法拘禁，在哪里都讲大法的美好、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有害怕。出来后，发真相传单、邮寄真相，同修之间传递经文和真相、切磋等。后来在师尊的点化和同修们的帮助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开始做自己所需和周围一些同修所需的真相资料，用各种形式讲清真相，走过了艰险的证实法的路。

师尊嘱咐：“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致澳洲法会》）可是要学好法不容易，经常有人心勾着鬼上门，被不该执着的东西搅扰的没时间学法，学法心不静。有时需要强迫自己每天拿出二～三个小时盘坐集中念头学《转法轮》一讲到二讲。到后来，形成规律能静心学法的时候，越学越想学、越学不困不饿，反而轻松有劲，每次学好法，证实法的事情很顺，魔难少，心怀慈悲、正念足的时候讲真相，对方容易接受，感觉化解了有形无形的恩怨。

除四个整点发正念外，在家时赶上整点都发正念。习惯于出门前发正念，每到一地方都发正念。没机会讲的，按照师尊的吩咐办事时对着个体生命都发正念留下慈悲。师尊用深奥的法理不断的点悟着、用指物化物来点化着该怎么做，每走一步都渗透着师尊精心的呵护和内心的疏导。

有太多的例子，在此只例举最近的两件事与同修交流。

（一）提醒自己师尊就在身边

在开始用真相币时胆怯，人心随时冒出，到后来求师父加持后每次必用。在商场、超市、邮局、医院、菜市场，在哪里都可以见到真相币。随着正法的洪势和同修们的努力，现在很多人认

可真相币，说见到过写有真相的钱。有一次在展销会上，看到一个商户拿着一张五十元的真相币说：人家假钱都敢花呢！这钱怎么了？有时人家给找的零钱里好几张是真相币。

也有个别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邮局邮包裹，人很多。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看到窗口的工作人员收每份钱都用验钞机过一遍外，再反复看反面，显然是在看有没有字。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真相币都是手写的（开始用的是打印的真相币，后来看打印机磨损的厉害就改用手写，已有几年了）。我照常发正念，清理了场。清理每个生命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众生顺应大法得救度。

该到我办理时，我想零钱不多，让他给找零以后好用。但转念一想：师尊让我们每次的机会都不能落下抓紧救人，我又从新拿出真相币付款，并发正念让他看完找给有缘人。这次他也照例验完再看，可他没把钱放回钱柜里而是放在桌面上，一边对照看我填的包裹单、一边还看钱上的字。这时，我心里有点不安，心想：在填写包裹单时，我看字迹淡，又上面特意印着写了一遍的，包裹单里的地址、电话号，都那么详细。但立刻否定这一念。提醒自己师尊就在身边，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邪恶干扰不了。心态一下平稳了。最后我还问多长时间能收到？对方说十五天左右。

在回家的路上和到家后也冒出过不正的念头，但很微弱，很明显的感受到都是旧势力黑手和观念的东西在干扰。再次提醒和反问自己：害怕吗？担心吗？回答都是否定的。因为坚信师尊就在身边！没有师尊的呵护就没有弟子的一切。

有一次，发“神韵”光盘时发给一位中年女士，这位女士再三表示感谢，我心里很高兴。快到家时忽然发现一个警车跟到小区、跟到家门口了。我立刻发正念：彻底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并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后，脑中杂念即刻弱了。到家发强大的正念，发现我在讲真相或发神韵光盘时太在乎常人的表现，

很多人及有些同修以为我是装的，警察说我不是装的，因为针扎在我脚上没有感觉。我睡不着觉，第二天很早就起来，起床号还没有响就站在外面，看到天空很漂亮，有很多法轮、很多龙，我叫大家不要睡觉了，快来看，有些大法弟子也看到了。警察也来看，但她看不见。

劳教到了一年，我不想吃苦了，我不想再在那里呆了，当时定了我两年。我说师父我要出去，师父告诉我能出去。谁都没有想到我出去，那些人说，“你表现最不好（指不放弃信仰、不配合恶人），几个夹控看着你，你哪能出去？”但公布提前释放名单中就有我，我提前一年出了劳教所。

成道

在劳教所，有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我的床好漂亮，金光闪闪，其他人的床都有很多蛇和其它不好的东西。她要我床上睡，我就让她睡，我在那里打坐。师父把我调到了另外空间，那里全部都是仙乐、花，很多东西，还有我修的很多东西。我看到自己是道的形像。天上很漂亮，我没有心思看，就看师父的表情，师父对我没笑过，师父对我落泪，我也落泪，我看师父没有表情，师父说：某某大法弟子，你现在已经修了很多卍字符了，你数一数，也可以了吧？我吓的哪敢数。师父说，你多好了，你修的多苦啊，多少众生都为你感动，不修了吧？我说：师父，我不喜欢这个手这个脚，我早就不喜欢这个手这个脚，这个还是人体，我要修到无形。师父说好吧，咚，又把我打下来了，我又回到劳教所里面了。

我时时都满含笑意，对人都是笑的，警察和我也很讲的来。出劳教所后，我找警察要回了身份证，也是笑着跟他们说。他们说，你是铁路的，都认识，不用身份证，去哪里都行，你没有身份证也一样能住的。

重修

再一次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勇猛精進 助师正法(4、5)

文 / （广东）净莲口述，同修整理

闯出劳教所

马三家劳教所的乱法鬼来这破坏法，我叫同修不要去听。警察很气，叫了人看住我。后来我被转到二大队，是所谓“法轮功学员专管队”，里面什么人都有，有乱悟的。我不管那么多，也不劳动，叫同修一起学法。来自潮州的学员很能干，背法，一边劳动。那些坚定的弟子打坐，警察就把他们往那些水泥地上拖，拖的屁股血淋淋的。有个大法弟子知道我被拖过，我告诉她不要说，因为人跟人不一样。

我在劳教所曾看到一个人不能动，在那里趴着，好辛苦，我就出来一个很不好的念头：怎么这样子，假如我不能动就怎么办。后来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我真的突然就不能动了，下身没有知觉，浑身很痛，又没有尿，出现很危险的症状，叫我去打吊针，半夜扯我去。我心里说：师父，这个吊针我不要，请师父帮我从另外空间拿掉。师父真的一下就拿掉了，没有打进去。我在那里背法，看到女警察打瞌睡，好辛苦。我就想：我怎么修炼修的这样？还要人看着我。

我很难过，说师父我要走，我就看到11这个数字，但我不知道师父是否真让我走，就向师父说：真的能走就按下我的头，真的有人按了我的头，我怕是假师父，我又说：是不是李洪志师父？不是李洪志师父就不要按我的头。师父又按了我的头，我就一下蹦站起来了，站在警察面前。她就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站起来？觉的很奇怪。我说师父让我站起来，你看那里不是有个11，不是让我走吗？她说现在怎么办？我说我们回去睡觉。

随着常人的表现而心动。这次也是，回家的路上反复回忆当时的情景觉的舒心，没有继续给她们发正念清理她们的空间场，让众生进一步了解真相得救，只是讲完、发完了事，很象常人完成任务似的。在师尊的加持下找到了症结后一下子整个空间场都清凉了。也没出现什么担心的事了。

有一个周末，我去比较大的市场先发真相资料后再买东西，在付款时照常花的是真相币，又和另一位售货员讲真相，她说：什么也没入过。我告诉她“法轮大法好，诚心敬念危难来时命能保”。但是讲真相的过程中明显的感受到时间有点仓促，状态不够充实。因快到下班时间还有几位顾客。

从他们那出来到另一个门市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男的跟踪我，直觉告诉我，是市场派出所的。他盯我的时候，我边发正念，正视他，他马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走出市场后想，师尊讲过：“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是大法弟子，师尊在身边，我做救人的事情，任何生命不得干扰。

接着我又到了超市购物，开始没有什么。但后来感觉有点不对，推车去收款台时发现两个可疑的男子在紧盯我，我还是发正念的状态。快到我付款时，那两个男的马上靠拢我一个紧贴着站在我身后、一个站在我边上，眼前立刻浮现被邪恶挟持的情景，我定神即刻否定它！并求师父加持弟子，心里马上就坦然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发着正念：让他们不要助恶为孽，摆放好位子，给自己生命留下美好。结完帐，堂堂正正的回了家。

在路上审视自己；谁也动不了大法弟子一根毫毛的。可为什么让邪恶干扰的了了我？想起来，修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真正修出法中的慈悲，表现出不够稳就是做事。求安逸，懈怠，不按时炼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执着常人电视剧，学法时心不静，变相的承认邪恶，把思想中有时冒出做邪恶不高兴的事会有危险的

邪念，当成自己的了。在与陌生人讲真相时不能够堂堂正正的说自己是大法弟子，还愿意用第三者的身份讲，又是完成任务似的急于求成。这一找吓了一跳，脑中邪念多自然削弱正信。这些给了邪恶钻空子的机会。差一点促成大错，给大法带来损失。

（二）没有师尊的呵护弟子寸步难行

我家里的电脑几乎是我自己用。有两次突然发生故障，用什么方法也上不了网。上电话局从新取号按他们的要求输入也不行，找懂技术的同修来看也不行，有同修告诉我输入密码后还得加指定数字，可还是不行。

最后我想：因为是我的法器肯定与我的心性有关，用别人的方法当然不好用了。向内找很是惭愧：我有很强的依赖心。同修一部法十多年了，却与同修们比差的太远。常向往七二零之前的修炼环境，一有事愿意找同修商量，不管什么，喜欢听同修的指点。学人不学法。还有疑心；与同修交往时担心，有些不注意安全的同修连累大家，变相的承认旧势力邪恶强加给的东西，自己给自己设难。有时瞧不起还没修炼的丈夫，他说我时顶嘴的时候多。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炼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最基本的标准都还没达到，还算修炼人？

找到这些后发出强大的正念：这些东西全不要！不许占据我的空间场，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提醒自己师尊就在身边，求师尊加持，弟子一定要做好。这时，之前的一切担心一扫而光，已经感受到电脑没问题。然后，一开机上网，一切正常。

另外一次，电脑无端的不工作也开不了机，用什么方法也不行。问经销商，按他们的说法又是清洁又是拆紧部件，还是不行。请懂技术的同修来怎么修也没有反应，同修建议换台手提电脑，因为这台电脑已经用好几年了，最后我想送经销商那儿修理一下再看看。当时心里特别不甘心，已有几周都上不了网了，虽然自己不够精进，但它也没怎么让常人动过。

突然脑子清醒过来，全盘否定了这一切，静心向内找：找出了那些日子对亲情很执着，对娘家的事乱掺和；还对常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每天上网先把明慧网首页下载后，开始进别的网看自己感兴趣的常人的东西，对“三件事情”很松懈，整个是常人状态。

这时一想师尊在身边，真的觉得汗颜、无地自容。师尊讲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再有。同修们都在用心，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弟子该做的，我都干了些什么？

虽然没脸求师父但我能做的了什么呢？我还是求师尊原谅这不争气的弟子，这时已经感受到师尊的慈悲！我把搬出去的主机放回原处，从新连接，一切正常。我忍不住呜呜哭，真的没脸见师尊。

虽然不断的努力去掉以往的执着，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类似的或另外的执着。那些安逸心和困魔象老鹰的爪子死抓身心的时候，真的很痛苦。我知道虽然不修炼的常人都说：睡觉是最舒服的事，而修炼人却是正相反的。

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在旧势力强加的毁灭性的迫害中要修出去，就得听师尊的话去做，师父说：“在这个世俗中全靠你自己走正，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常人所追求的，常人想得到的，常人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对你来讲，那都是要修下去的。”（《曼哈顿讲法》）用大法不断的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才能有坚如磐石的正念抵御一切。

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没有师尊的呵护弟子寸步难行，更谈不上做什么，一切都是师尊做的。每次求师尊加持后基本没有别的想法，坚信师尊一定会为我做主的，每次都是转危为安。

但是到目前，自己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想起师尊在身边，如果平时常提醒自己，师尊就在身边，时刻不忘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那么会更好的做好师尊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众生！